

前言

勝利以來，接收東北是中外人士一致矚目的大事，亦是政府最努力的工作。報紙上今天談東北接收的順利，明日說蘇軍撤退的消息；然而東北到底是怎樣，接收的到底是什麼？又有誰能確實知道。

最近當局好像承認了東北問題的嚴重性，甚或國際上亦認為是世界危機的焦點，那麼東北的情形究竟怎樣？

筆者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立場，今年一月隨軍空運抵達東北，所見所聞以及所遭遇的事情，都是東北以外人士不能盡知的，三個月來所嚐到的只是一片辛酸，直至現在東北局面仍然是在陰晴不定中，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新聞記者只有把內裡的真情忠實地報告給切望瞭解東北的愛國同胞。

這篇稿子是筆者由北平到長春以及在東北停留二個多月差不多三個月中的見聞的直覺，雖然文辭或者不能允分囋給讀者，但是從頭至尾完全是一片真實。

現在筆者仍然在東北，未來的命運是怎樣？筆者是決定在這裏等待着看她的演變，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有好的消息報告給讀者。……

東北三月紀

張膽 著

前言·····

一、由北平到長春·····

二、長春一瞥·····

三、我們接收的是什麼？·····

四、蘇軍在東北·····

五、長春記者羣·····

六、東北空氣的瞬間緩和·····

七、哈爾濱五日·····

八、小題目看大文章·····

九、正視東北·····

最後報告·····

東北三月紀

一 由北平到長春

——隨軍空運記——

天天說空運，天天沒有空運，全國人的目光集中在東北問題，許多新聞記者集中在北平天津等飛機，隨軍北上，而望眼欲穿，消息瞬間萬變，誰也不敢肯定說一句負責的話。例如：在一月二號的中午間，九四軍的第五師發言人說準三日飛長，於是新聞記者發通電，證明了這個消息的可靠，這是新聞記者的責任，但是到了二號的夜晚裏，第五師發表取消空運的計劃，趕赴唐山去增援。於是一羣新聞記者又趕發通相互矛盾的電報，這不能怪新聞記者，他祇負責報道真實的消息。

當大家都以為空運絕望的時候，在五號的早晨，却有十架飛機載運着二百二十名士兵離開了北平，飛抵長春。於是新聞記者們又在搜尋這空運的線索，直到四號中午，記者才發覺住在隔壁房間的劉德溥先生就是這次空運的部隊長官。

這次空運的部隊是東北保安第二總隊，總隊長即劉德溥，在幾次會談之後，知道他是東北瀋陽人，講武堂十期，原任「偽滿」第二十六團團長，勝利後先改編暫編第一師，繼又改編暫編第六師，在九月上旬，才正式發表了現在的任務。

東北保安司令部下共有三個保安總隊，第一總隊長王景南，現隨杜聿明將軍由唐山北上，第三總隊長陳天錫，現駐唐山灤河一帶。第二總隊的編制是，三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騎兵團由陸路北，三個步

兵團均空運長春。現在每天空運數目約二百五十名，全部約五個星期運完。

第一批東北保安隊二百餘人由蕭營長率領，記者是隨第三批空運到長春，同行者有上海文匯報記者楊魁。

六日晚六時，我們乘汽車到南苑，由該保安總隊聯絡處招待，當夜發給我們每人一套棉軍服，皮大氅，皮鞋，皮帽，皮手套，這是去東北的部隊每個士兵的裝束，軍服青色，皮大氅草黃色，這套套衣服在北平穿着起來會出汗。同時，我們每人一條新棉襪，用棉被包成一個背包，行軍的時候放在背上。由於我們行李過重，所以我們不拿槍，各自提上自己的皮箱，就這樣計算起來，也就超過了一百公斤，還有一些行李，就不得不分給弟兄們幫我攜帶了。

七日的上午五點鐘在南苑集合，天尚未明，星光稀疏，寒風凜冽，我們夾雜在弟兄們的行列里向機場出發。

這是記者隨軍生活最苦的一次，但也是最快樂的一次，苦的是，這次隨軍空運不能用正正當當的隨軍記者的名義出現，而要化裝為士兵夾在弟兄們的行列裏「走私」，且加上皮箱的重量與背包以及服裝，這就壓的我們透不出氣來了；所快樂的是，有始以來的第一次空運東北的部隊，我們能隨大軍前進，能親自經驗，能親眼看到，親耳聽到，而且順利的到達了長春，受到東北同胞的歡迎，這是無限的快慰。

到達機場，所有的部隊分為十組，每組二十二人，排列在過磅的道上，這兒，在明亮的電燈光下，放着六組磅秤和六張辦公桌，可以同時工作，由航員紀錄，由機場職員報數。因此，不久就全部順利的磅完了，這時候已經有六點鐘了，當記者經過磅秤的時候，心裏擔心着被發現了不準走，後來再看形勢並不如此嚴重。航空員祇要每一人不超過二百二十公斤，所携物品他們是決不過問的。

這時候，十多架飛機的發動機同時發動，聲音震耳欲聾，這十多架怪物時在黑暗中噴射出火花，紅綠

燈忽亮忽暗，使每一個人的心情更加緊張。

六點半鐘由飛行員率領登機，由於飛機的停放紊亂，我們在黑暗中在機羣中兜了好幾個圈子才找到我們應該乘的飛機。這時候天將黎明，時已七點整。

七點二十分飛機羣離開了北平南苑機場，朝霞里映着比翼而飛的機羣，雄壯奇偉。下望錦綉河山，白雪茫茫。坐在飛機里的弟兄們重返家園，均個個愉快，人人興奮。坐在記者旁的一個弟兄說：「東北淪陷的時候，我們是小孩子，偽的責任我們不能負擔，但是今天改編以後重返家園，東北復興的責任確在我們。」這句話經記者與多數弟兄們談話後，他們一致的這樣想。

在前面幾位說過，該部過去是「偽滿州」軍二十六團，這「第二十六團」的武裝配備，是屬於「特等」的，每連輕機槍十二支，擲彈筒十二，每營迫擊砲二十門，狙擊槍五十支。弟兄們全是「偽滿」第三次徵來的兵，年齡。均在二十二，三十三歲。知識水準，大舉佔十分之一，中學佔十分之四，小學佔百分之五。這一支「特等」的「偽滿軍隊」在二十四號的春天，被派到山海關外塘沽一帶駐防，任務為阻止共軍進入東北。但到了六月間，他們被秘密的與胡司令宗南接洽改正投誠，跟着勝利的降臨，他們才被收編。

三小時後，飛機在長春降落，時已十時二十分。下機後唯一的感覺是機場充滿了「異國情調」，紅旗到處飄揚，盟友挺胸持槍在守衛。記者與楊君仍喬裝弟兄集中機場等候汽車來接。不到五分鐘，有由蘇聯司機開駛的汽車十輛馳來，弟兄分別上車，經過市街向集中地進發。

長春的街景在寒冷威脅下，也相當寂寞，但當我們的車輛經過時，凡是路上的行人或商店里的夥計，均奔出來搖手歡迎，高呼萬歲，其中日本人的情緒最為熱烈，而盟友則向我們行沈默的注目禮。

空運長春的東北保安第二總隊現住工業大學。該校屋建築為三層樓西式洋房，但室內傢具，已被搬空。

。一切燃料給養尚不成問題。當記者到達該部時，適逢蘇軍參謀前來參觀，並決定派二員聯絡官駐在一起，俾便聯系，從此可知，蘇軍對這首批空運之部隊頗為關懷。

晚四點半移住東北行營。在這兒遇到了太公報呂德潤，中央社宣文傑，宗鶴年，劉作舟以及中宣部特派員潘小菊先生，久別的老友，又能在長春見面，真有說不出的愉快。

元月七日夜寫于長春

一 長春一瞥

記者隨第一次空運部隊的第三批飛機到達長春，那是七日的廿午，當晚即搬入東北行營。

東北行營的地址，是過去日本人經營的「滿洲炭業株式會社」，簡稱「滿炭大樓」，這所五層樓的房子，建的富麗堂皇，內部一切設備週全。行營的工作人員祇佔舊樓下辦公，其餘的都做各地來長工作人員的宿舍。因此，凡是到東北各省去工作的人員，全以此地方為集散中心。來賓們一踏進「滿炭大樓」，就首先會注意到東北軍事代表團的那張佈告，上面寫的是：「凡來長工作人員，請向本團登記，否則不負一切安全責任」。這個佈告給每一個人的心裡佈上一層恐怖的帷幕。

於是新到的人就向先來的朋友們探聽消息，在此地的老住客就會告訴你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例如白天出門的時候，最好不要帶手表，鋼筆，照相機。晚上一定在天黑之前回來。同時他們又會講一些例如此類的故事給你聽，這些故事的内容，會使聽的人毛骨聳然。

這重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東北還在紊亂的過渡時期。這說明了東北的軍事力量還不足維持地方治安。這說明了政治還沒有走上正軌。

八日的早晨，我和上海文匯報的楊魁君同去長春最熱鬧的市中心區閒逛。由於馬車不易僱到，我們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冷荒涼的街頭，走了三里多路。當我們在路上看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到處插滿了紅旗，這鮮豔的紅色在白雪的襯托下更覺的刺目，彷彿我們是到了莫斯科。此外到處可以看到列寧與史達林的大幅畫像，有時候也可以看到幾幅莫諾托夫的照片。當俄國英雄糾糾氣昂昂的從我們身旁走過時，我們相互對視，誰也不招呼誰。有時候一輛汽車從迎面駛來，像電流一樣的飛馳過去，我們認識那是美國的裝甲

，但是現在由蘇聯人駕駛，上面重漆了俄文。——據說蘇軍根本不承認這是美國援蘇的物資，而認為這是美國與蘇聯打敗德國給他們送的禮物。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蘇聯對新世界的觀念。——這種車子的數目很少，在全長春市也難找出二十輛，有時候看到一兩個日本人從我們身旁走過，他們再不敢以神明的子孫自居了，而卑屈的躲躲閃閃的趕路，猶如喪家之犬。

長春在「滿洲國」時代是「新京」，一切的建築都是計劃的進行，一切的物品都是配給，但是日本人配給的是大米，中國人配給的祇是高糧面，現在看到的那些整齊的洋房，寬闊的馬路，也全是中國的勞工流血流汗挨打受餓所造創的偉蹟。我們今天光復了東北，我們首先應該感謝那些勞働的人民。

我們沿途看到許多汽車的空架子拋在道傍，汽車的發動機和車輪都被卸掉了，據說是我們的盟友做的，他所以這樣的做法，是爲了需要。

最後我們走到長春最熱鬧的街市四馬路，這兒現在被叫做「尙高市場」，所謂「尙高市場」也者，其實就是露天的流通市場，一群一群的買賣人手里拿着貨物向行人兜售，貨物多半是舊衣服，破皮箱，被子，大氈，主要的買主還是紅軍士兵。他們化很少的紅軍流通券，買得一隻舊皮箱，就心滿意足的走開了。有時候他們看到一件半新舊的大氈，很羨慕的看來看去，最後問問價錢，再查查自己腰包里所有的軍票，他聳聳肩，搖搖頭，他買不起，他帶着遺憾的心情走開了。

街上的行人，對我們非常注意，他們帶着好奇的心情，仔細考量我們的服裝，觀察我們的行動，由於他們在十四年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力的壓迫，現在他們說話還是很留意，不談政治，不發議論，鞠躬總是到九十度，而雙手放在膝蓋上，這種日本式動作很使一般人反感，然而他們已經成了習慣，就是知識份子也是如此。

長春的物價，看上去很便宜，豬肉每斤十八元，包米面每斤十二元，豆油十三元，大米每斤六元。但

是還是指「滿幣」而言。現在中國銀行掛牌，「滿幣」與法幣的比值是一比十三，照這樣計算起來，還能夠便宜嗎？

我們離開了「尙高市場」，又走到三馬路的幾家商場去看看貨物也都平常，以藥品最多，其次是衣服，再其次是化妝品，這些貨色，從我們由南方來的人眼中看來，簡直沒有一樣可取的。買主也稀少的很，其中購買力最強的是蘇聯紅軍，他們簡直看得樣樣東西都是上品，他們若有足夠的錢，我相信他們定給商場搬空了。

因為累了，我們走進一家吃茶的「銀座」，名字叫做東北大桃園，樓底下是吃茶與舞場，樓上就是妓館。當我們踏進大門，就有兩個日本「姑娘」來陪伴我們，生意很冷淡，舞場里沒多少人跳，倒是樓上很熱鬧。據說在長春妓館很多，妓女都是日本女人。這些妓館常在報紙上登廣告，以招徠顧客，現在我照抄一段元月十日在光明日報上登的廣告。

「大觀樓妓館復業：本館設立由來已久茲已恢復舊業並取新的作風特邀妓女數十名如承惠顧無任歡迎。訂於十二月三十日開業，地點長春市祝町四丁目七番。」

前幾天還有一個招考妓女的廣告，上面有一句：「不管有無經驗者，均可應徵」。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今天在東北的日本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妓女，這照中國的老法說，就是所謂「報應」！

我們總該記得，當日本兵佔領了我們的城鎮以後，他們是怎樣的兇暴？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他們絕沒有想到八年以後，當紅軍進入東北的時候，日本人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據說，在長春有五萬多日本女人，現在找不到一個清清白白的了。

三 我們接收的是什麼？

張嘉璈談東北

張嘉璈先生坐鎮長春穩如磐石，當行營撤退的時候他沒有走，當共產黨在長春市內活躍的時候他也沒有走，他一直住在朝陽路一〇七號那座精緻的洋房裏——這是丁超的公館。有蘇聯紅軍守衛，有聯絡官轉達中蘇間的意見。

來拜訪張嘉璈先生是飛到長春以後的第五天，上海文匯報特派員楊魁君同往。

丁公館的門口掛着中蘇兩國的國旗，當中有一塊用紅布做成的橫幅，上面用白粉寫着「慶祝蘇聯二十八週年紀念」，下面有一行俄文。我們剛踏進大門，就被一個年青的紅軍阻着去路。他穿着呢制服呢大氅，既溫暖又美觀，不像我們的士兵穿上棉軍服後就癱腫不靈了。他問我們找誰？我們不會說俄國話，祇告訴他說：「格斯伯金張」，意思是「張先生」。他明白了我們的意思，立即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哨子吹了兩聲，作為與屋子裏僕人連絡。果然，張先生的勤務兵出來了，於是我們才通過了紅軍的第一關。

丁公館這幢洋房建築的很緊湊，一進門左邊是一間小小的傳達室代衣帽間右邊是一個寬大的客廳，迎面是通到樓上去的樓梯。通道上鋪着紫紅的地毯，沙發棹椅都配備的很整齊。我們先在門口的大會客室裏給名片交給傳令兵。

在會客室裏，我們看着五個紅軍吃飯，伙食是一菜一湯，麵包盡吃，另外還有兩瓶酒，這都是由我們供給的。

一會兒傳令兵來了，給我們引到另外一個小巧的會客室去，我們在這裏又無聊的浪費了二十分鐘。由

子昨夜睡眠不足，我們幾乎睡了一覺。

最後，我們從一條狹狹的樓梯走上二樓，在一間小巧房間裏會到張嘉璈先生。

張先生是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渾圓的面孔像小五的月亮，整個的頭部又像一盞地球儀。他雖然實在的年齡有六十多歲了，但看上去最多像五十來歲。他那一天穿的是灰色西服，白襯衣，黑領帶，坐在屏風後面的沙發裏，面對着窗子。當我們進去的時候，張先生立起來與我們握手，讓我們坐在他身邊的那隻長沙發里。我們沒有用一句寒暄和客套說，我首先向張先生提出當前東北的環境問題以及我們應有的認識。請張先生指教。

張先生平素雖然「守口如瓶」，但是他今天負責檢查新聞，他對我們剛到東北的新聞記者就有解釋整個東北問題的義務，所以張先生立即洶洶不絕的講述東北的局勢。

關於檢查新聞這一點，我們住在長春的記者們頗感不滿，但是不滿又有什麼辦法呢？不准放行的電稿，行營電台是不給拍發的，就是中央社的電稿也不例外。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宣部有駐滿特派員潘公弼在此，為什麼給檢查新聞的責任要交給東北經濟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張先生說：「今天東北能够重入我們的版圖，這完全是我們八年血戰的成果，也感謝我們的盟友蘇聯紅軍給我們大力的援助。目前的東北，在蘇軍尚未全部撤退以前，還是在所謂「軍事的過渡時期」，在國軍未開到東北以前，地方治安還得依靠蘇軍來維持。所以，現在說接收，談建設尚早。」

張先生用平和的低音講話，像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人那樣給問題弄得引人入勝。這時候他用肥胖白皙的短指點着沙發的椅背說：

「你看！我們的盟邦蘇聯，和我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從西伯利亞的接壤，到海參崴。再下來是朝鮮的北部，在渤海有旅順海港，在西方有蒙古。如此的形勢看來，東北就與蘇聯成了不解之緣。因此，我們

必須與蘇聯友好。」

張先生愈說愈慢，愈引聽的人注意，最後他略高點聲音說：「日本十四年的建設，如今天是一遍空白，我們沒有什麼好接收的？唯一接收的對象就是人民和土地。我們要從頭做起。因此，我希望這次派到東北來的人，都要有這種認識。都要有犧牲的精神。所謂犧牲，不是送死，而是下定決心在東北幹五年十年的人：不是做官，而是做事。決不允許再有像華北華中一帶接收時紊亂的現象在東北出現」。張先生的話到此告一段落。我接着問共軍在東北的活動。張先生略加考慮後說：「有人說共產黨在活動，我却沒有看見一個共產黨。」

這時候文匯報楊魁君問當蘇軍撤退後，會不會國共在東北發生衝突？張主任很肯定的說：「東北不容許再動干戈，否則就成了民族的罪人」

談到此地，我們給帶來的電稿請張先生批閱，他看了全文後，在上面批了一個「嫩」字，這表示施行。我們很滿足的離開來了這位六十高齡的老者。走出大門的時候，我對楊魁君說：

「我很愉快，我們今天見的張先生，沒有一點大官兒的習氣，我們彷彿聽我們的長輩說了一段有趣而動人的故事。」楊君也頗有同感。

元月十五日寄自長春

四 蘇軍在東北

——長春一日——

在「張嘉璈談東北」的那篇通訊發出了以後，我才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文章的最後忘記了寫「文責自負」四個字。因為這篇文章未經張先生自己審閱。這個意思並非我推卸責任，而是文章裏面有許多引號是指張先生自己說出的，今天他的使命重大，一言一行都有關係，假使那篇談話我曲解了意思，當然罪過在我，與張先生無關。然而，我對讀者是忠實的，是負責的。

在正文未寫之前，我先得解釋一句，所謂「長春一日」，並非在一天裏所發生的事情，而是自我一月七日到達長春以後，許多天當中的見聞的綜合，因為這些材料非常瑣碎，所以才假借這麼一日來給它連串起來。同時故事也很平凡，正因為有許多不平凡的事，是從平凡裏發現的，所以我給它記錄下來。

長春的氣候，在冬天，除了落雪的日子，總是晴空一碧萬里無雲的好天氣。我說的這一天也並不例外，雪景反映着太陽光，閃耀刺目。冷風撲來，寒氣逼人。我在行營門口僱了一輛馬車，同車的有某省接收委員，東北人，有這個機會，我就和他談談，談話的內容也不是什麼重要問題，但是却引起馬車夫的注意。他給馬趕的很慢，並且側過身來私聽，於是我們立刻閉嘴。因為我記起了前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的話：『馬車夫都在注意乘客的談話，倒晚上好供給情報』。至於他報告給誰，那位朋友拒加說明。

這時候車子又走的很快了，車輛在落滿雪的馬路上像在玻璃板上行走一樣，速度相當快，馬蹄子敲着有韻律的小鼓，頗有詩意。在這時候我低聲的給那位朋友的話講給同行者聽，他很生氣。確巧車快這時候又給車子放慢了，更聚精會神的聽我們談話。這位同車的火了，於是大聲的問：

「你聽什麼？」

車快滿臉笑央央的回答說：

「我聽慫佬是本地人，我想慫佬是到行營謀差事的罷？」

這種回答，弄的那位先生哭笑不得，好的，車子就到了市政府門前了。

長春市府就靠近「紅軍廣場」，大門口一邊掛國旗，一邊掛蘇聯國旗。上有史達林委員長的肖像，再向上看，才是孫經理的遺像。這座房子建築的富麗堂皇，可容辦公人員一千左右。

趙君過市長是長春最忙的一個人，據他說在許多事情中，最棘手的事是煤，因為附近出煤的地方控制在共軍手里，他們雖許可市府去取，但運輸成問題，現在多靠牛車。而長春需要超過運輸量若干倍，市長正謀對策。

趙君過原來是湖南衡陽市長，為人精明強幹，能吃苦耐勞，他給長春市治理得有條不紊。假使以後環境轉好，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地方的理想的市長。

從市府出來，在門口碰到了別後兩年的宣文傑，他是中央社的攝影記者，他比我到的早。他第一句話說：「你胖了！」我摸摸臉，的却胖了點。

「到此地以後才胖的，」我笑了笑，同時問他：「你可胖多了？」

「比在重慶增加十五磅。」他用上海官話說：「你想，在這兒的人，每天吃飯，睡覺，玩兒，無工作可做，等着接收，怎麼不胖呢？」

因為我們各人都有事！就匆匆的分開了。

在紅軍廣場兜了兩個圈子，這兒插滿了紅色的旗幟，掛滿了史達林，列寧，莫諾諾夫的照片。場子的當中是一個空軍紀念塔，高入雲霄，塔尖有一架銅質的飛機模型，大小與真的戰鬥機同。

紅軍廣場這塊地方，是長春市區的中心點，從這一點出發，寬闊的馬路像蛛網一樣的分佈出去。在那兒徘徊了很久，我不能選擇那一條道路。同時，在我耳朵裏迴想起一句話，那就是張公權先生昨天在晚餐席上對我們說的：「你們要在東北工作，首先要研究東北過去的歷史」。

我信步向「尙高市場」走去，那兒人多，熱鬧。沿馬路擺滿了小攤子，街當中是兜售舊貨的小販。他們的買主，多半是紅軍。所賣的東西有皮箱，衣服，料子，皮鞋，毯子，靴子……各式各樣的都有。小販子全是中國人，他們用洋涇濱的俄語和紅軍討價還價，拖來拉去。一般說來，他們獲利很高，但也有倒楣的碰上吃醉了酒的紅軍，東西被搶去了，還吃一頓毒打。

在這些舊貨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手表。蘇聯近年來爲了建設重工業，給輕工業都停頓了，蘇聯人在本國，就是有钱也買不到錶。所以這次他們到東北來，看見什麼都是好的。于是只要看到一個賣錶的販子，他們就會圍上一大羣去爭着放在耳朵上去聽，彷彿鄉下人第一次看西洋景似的。

這些紅軍弟兄們也很可愛，他們的年紀在十九到二十三歲之間，都是久經戰場的戰士，有些弟兄們的胸口還佩着列寧或史太林勳章。在表面看起來，他們比美國兵嚴肅，因此，有些人見了就怕他們，其實和他們相處常了，也會覺的他們與美國兵同樣的活潑。何況我們要同蘇聯做朋友，若是懷着懼怕的心理疏遠他們，就根本錯了。

我從擁擠喧吵的人羣中走了出來，在大馬路三馬路兜了一個圈子。

長春的市區馬路，像中國字的「卅」，橫的一條叫大馬路，直的六條叫一，二，三，四，五，六，馬路。街道不十分寬，房屋的建築也不十分整齊，營業的商店以飯館子與西藥舖最多，其次是照像館與百貨店，再其次是五金電料行。最大的一家飯館子在六馬路大馬路口，名叫松竹梅，魚翅海參席都有，全席最高價格是二千四百元僞滿幣，合法幣三萬一千餘元。百貨商店與五家商場的內容都空洞得很。到是五金電

料行的貨物平當，各種電器材料都有，且較寫過平津一帶便宜得多，可見日本人對電氣之使用相當普遍。這是商業區，在商業區的週圍，是住宅區，秘層層地蓋滿了小巧玲瓏的二層樓建築物，非常適於一個小家庭居住。在住宅區的外圍，便是公署區域了，一座一座四五層的大建築物，都富麗堂皇，而且每座與每座之間都有一個廣場，這是適合戰時要求的。在這個區域內的馬路，比上海南京的馬路寬三倍，路中有兩排很整齊的樹，可惜現在是冬天，如果春天到了，這些筆直平坦的柏油馬路一定相當的漂亮。更可惜的是，那些大樓現在都空有其表了，內部很考究的設備，都被友邦以戰利品的名義帶走了！

三點鐘的時候，在街上碰到了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楊魁兄，他正在出神的看一張廣告，那上面寫着：「新亞商工傢俱部，定做各種棹椅床具，並備有現成棺材出售」。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但同時，在另一張廣告上，看到：「東北大桃園開幕，備有舞女數十人，以新的作風招待顧客，並可隨時住宿」。

我們被好奇心吸引，兩個人叫了一輛馬車到大桃園去，所謂大桃園也者，原來是一個咖啡茶座，帶跳舞兼妓館的組合。那些日本女人也就身兼茶房，舞女，妓女三要職。她們有的穿西服，有的穿西服，有的穿中國旗袍。音樂是用留聲機經過擴大器放送出來的，老是那幾個單調的片子，令人作嘔。當我們坐下以後，就有兩個姑娘來坐在身邊。回想七年前我由重慶到南京採訪新聞時候的心情，那時候坐在日本咖啡館裏，提起心吊胆的，但是現在，我純以戰勝國的姿容出現了。

楊魁兄會說幾句日本話，經過他的翻譯，我知道坐在我身邊的那個姑娘叫「歌郎」，她原來是關東軍中的太太，會說幾句英文和俄文。但是紅軍來了以後，家給毀了，丈夫被提到蘇聯去做苦工，她祇好來做妓女。這種現象，在東京隨處可見，長春就有一百家以上的這種咖啡館和妓院。今天日本人唯一生活的保障，也就是用自己的女人賣淫來做資本。這是「神明的子孫」在半年前未曾想到的末路。就這樣子，他們還不願回國。

四點半鐘了，我們趕快乘馬車回去，因為晚上行走還是危險的。因此，我們說、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是友好時間。

一月三十日夜長春